

不安

少女长成私与痛

终离著



【
友情真的可以
去相信吗
长大可以不
那么痛吗
我的不安
谁懂
……】

最残酷的青春成长，最温暖的少女友爱！
《左耳》→《沙漏》→《甜酸》→《不安》
同样的孤独，同样的叛逆，同样的梦想和爱！

如果你灵魂不安，渴望幸福，
本书为你量身定做！

不安

终离

少女长成私与痛

纸上
情懷劇



中国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安/终离著.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80220-592-5

I. 不… II. 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9810 号

上架建议:畅销书 | 青春小说

作 者:终 离

选题策划:博集天卷

策划编辑:一 草

装帧设计:门乃婷 风 箏

不安

出 版 人:田 辉

责任编辑:梅 逸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邮编:100048)

电 话:88417359(总编室)、68469781(发行部)

网 址:<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cpbh1985@126.com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监 印:敖 晔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7.5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0-592-5

定 价:24.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前言
QIANYAN

不安，两个女孩，三份爱。

一样的成长，不一样的命运。

钟小茜，她自卑，却更自尊，她习惯在沉沦和救赎中徘徊，在天真和邪恶里游离，她患得患失，所以命运注定悲哀。

夜雨，她高傲、偏激、桀骜不驯，她早已习惯用对立的姿态面对整个世界，宁可粉身碎骨，也要求得一份完整的爱。

是灵魂的吸引，或是命运的纠缠，她们犹如站在镜子的两端，发现对方竟是另一个自己。

于是她们惺惺惜惺惺，彼此靠近。

她们以为互相替对方取暖，依靠彼此的温暖就能忘记生命的寒。

只可惜，她们太过相似，哪怕是对爱的追逐。

而在爱和伤害之间，是否真的有一个位置，可以相安无事，互相温暖？命，谁也不可违。

所以，她们注定互相背叛，用残忍诠释不安。

是不是，每个女孩的成长，都一定要经历那么多痛？

是不是只有痛过之后，才能明白长大的意义？

不安，不只是一部青春小说，更是我们每个人真实的成长。

如果你也曾灵魂不安，渴望幸福。

本书为你量身定做！

目录

CONTENTS

Episode 1 夜雨
| 不真实的自我 | 1

Episode 2 夜雨
| 有多恨你，就有多爱你 | 43

Episode 3 钟小茴
| 关于身世，我毫不在乎 | 87

Episode 4 钟小茴
| 再过一次童年 | 133

Episode 5 钟小茴
| 这次我真的认命了 | 183

Episode 6 夜雨
| 我得不到的，也不会让别人得到 | 221

Epilogue 夜雨
| 最后赌约 | 271

Episode 1 夜雨

| 不真实的自我 |





我听着他胸膛里传来的心跳声开始发异，忘了哭，等我再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心跳竟和他的心跳保持着同一个频率。我微微仰起头，只能看见他的下巴，线条优美，皮肤光滑，就在这时，我想起了一句话：爱上一个人，其实是一秒钟的事情。

——夜雨



残酷的事实和动听的谎言任你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喜欢谎言，因为我一直都活在谎言里，在那些自以为是的谎言中苟延残喘地活着，在谎言中继续用谎言欺骗着自己，麻痹着自己。

同样，我也一直都认为，对于身边那些已经没有人性的人，根本没有必要去在意，要做的只有用报复来肆意挥霍我的不满。我喜欢看着他们一个个那种满脸惊恐的表情，那是一种任何人都感受不到的令我振奋的快感。

就像当年对付那个曾一直嘲笑我的班花一样。

我将她一个人锁在实验室里，然后在窗户外面往里面胡乱地泼着硫酸，满意地欣赏她又哭又叫又求饶的表情。天知道，那一瞬间，我只有这种近乎变态的想要毁掉她的念头。

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被周围的人当成怪物一样，每个人都和我保持着一定的安全距离，而我的世界里就再也没有“朋友”这个词语，除了背叛、贫穷、鄙视、嘲讽，身边的人没有给我带来其他情感。

也许别人会好奇，我究竟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让人毛骨悚然，但我从来不以为然。那些从小养尊处优的大小姐大少爷们又怎么会知道我的感受？

曾经我也单纯地认为梦想可以在未来慢慢地一个一个地实现，也曾



幻想过自己能拥有一份真挚的友谊或者甜蜜的爱情，但现实终归是残忍并且无情的。社会是那样腐败和不堪，那些利欲熏心的人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择手段，没有什么真实的。

好比，我自己，也同样不真实。

我把那些真实的情感都深深地隐藏在心的最底层，记忆的最隐秘之处，不愿想起。因为每次想起我都会像被荆棘缠身一样，浑身刺痛，那样的感觉，难受得无法言喻。

从七岁开始，我就跟着逃债的母亲辗转于许多城市，不断地换学校，不断地被讨债人追赶，终于在我十二岁那年才得以安定下来。

我成功地以第一名的身份考取了当地最好的一所中学，让我惊喜的是，他们不但减免了我所有的学杂费，而且还特别颁发了奖学金。因此，我在这所学校开始了免费的初中生活，一切都开始趋于平淡。

新的环境和新的面孔给了我莫大的安全感，我的好成绩、我的沉默成了老师眼中的优秀和文静，同学眼中的聪明和低调。我轻而易举地用我仅有的优势攻破并俘虏了全校师生。我会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坐在座位上看书，在放学的路上低着头独自回家，穿过那些来接学生的家长的重重包围，漫不经心地听着他们口中赞美我的话语。

好成绩成了我唯一能够信赖和依靠的安全感。没有人知道，我为之究竟付出了多少。

从初一到高一，连续七个学期，我都是当之无愧的年级第一名。

那时我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颗璀璨的明星，但我没有想到，上帝很快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让我刚刚翘起的尾巴还没来得及展现它的魅力就化成灰烬，隐入喧嚣之中。

高一下学期，我们班里来了位转学生，很快老师便把他当成宝一样对待，并且把所有原本属于我的待遇统统给了他。理由很充分：期中考试，他的总分整整比我高了 2.5 分，成了新的年级第一名。

失去了第一名的地位就意味着我将要缴纳下学期的学费，这高额的数目又一次让我惊慌失措起来。我忍不住想起小学一年级的那个傍晚，



母亲狠狠地抽打着我，原因就是我问她要学费。

那天放学后我迟迟不肯回家，坐在教室里发呆。然后在天黑的时候独自跑到学校的小花园，我找了一棵相对比较大的白杨，在树干上刻下了一个名字：张瑞泽。

我手握美术刀，在刻好的名字上狠狠地划下了一道道很深的印记，以此来发泄内心的不满。我想不通全世界这么大，他为什么非要出现在这里，夺取我好不容易获得的荣耀和待遇，打破我最难能可贵的平静生活。难道天要灭我，非要用这种羞辱的方式吗？

“破坏树木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就在我全神贯注地划着树干时，一个声音突然从身后冒了出来。我吓了一跳，回过头却看见一张我最不想看见又最害怕看见的脸。

我愣愣地看了他一会儿，回过神来时条件反射地后退了几步，用身子挡住了树干上他的名字，并戒备地瞪着他，不打算和他有任何的对话。

“咦，现在还真有用这种方法宣泄的人啊！”他的一只手插在校服裤兜里，微低着头，额前的刘海挡住了眼睛。他说话时并没有看我，语气漫不经心，散漫又不耐烦。

“要你管？”我有些生气，做坏事被人捉了现形的感觉可不好受。

“你要注意了，”他突然抬起头，瞪着我向我走来，一只手撑在树干上，紧蹙着眉，“你写了什么我看得一清二楚，只会用这种方式来承认自己没有实力的笨蛋没有权利用这种语气对我说话。”

“神经病！”我推开他，拿起地上的书包就往校门跑。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我狼狈地落荒而逃，可张瑞泽好像并没有玩够，他把这事当做了我的小尾巴，在班里对我说话再怎么过分我都不敢和他叫板。我怕他会将这个秘密告诉老师或者同学，让我再一次失去立足之地。

就这样，高一下学期我一直忍受着张瑞泽的不断骚扰，他总能够突然出现，然后找出很合适的理由来挖苦我，并且趾高气扬地支使我做那做那。



我去上学的路上总能碰见他，课间操时会被他找各种理由叫到办公室修改作业，放学能看见他骑着单车神气地从我身边飞驰而过……很多时候我都怀疑是不是世界突然变小了，不然怎么总是让两个仇人莫名其妙地偶遇？

记得有一次模拟测验后，他拿着试卷在天台找到我，轻蔑地看着我手里那张被我蹂躏过的卷子，嘲笑我：“怎么？这就是全校第一的实力？想要超过我还需要努力哦！”

我平静地站起来，突然伸出手将他的卷子扯过来揉成一团，又扔到地上使劲跺了两脚，抬起头看着他：“我一定会踩在你的头顶上的，期末考试我要是考不过你，我就退学，我发誓！”

“好，”他低着头看了看被我踩扁的卷子又看了看我，一脸阴谋得逞的模样，“我等着你退学。不过夜雨同学，我奉劝你一句，凡事不要做得太绝，懂得给自己留后路的人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劳驾费心了！”我低着头从他身边离开，走下楼梯回到教室。其实我这样做就是为了断自己的后路，因为我已经没有选择了，如果再不考第一的话，我可能真的要退学了，这样高额的学费不是我天天省晚饭就能省出来的。

自从我说了那句话开始，我就利用全部的时间来背书，我不相信自己这样刻苦还会考不过天天嘻嘻哈哈的张瑞泽。

可每天一到晚上，母亲酒兴大发的时候，我都没办法专心致志地看书，耳朵里全是她骂骂咧咧的话。于是，一到晚上我都会离开家，到附近公园的长椅上看书。长椅边正好有路灯，光线比家里那盏昏暗的小破灯还要好。

这天晚上我正在长椅上看书，却突然被一股炸鸡的香气吸引。我抬起头看见站在不远处的张瑞泽正啃着一只鸡翅望着我，脸上写满了惊异。我忍住流口水的冲动，硬是把闹饥荒的肚子安抚好，继续低头看我的古诗词，并开始大声朗读，想要用这种方式驱走被他引来的饥饿感。

张瑞泽不知是故意来捣乱的还是真的碰巧路过，他叼着鸡腿慢悠悠



地走到我旁边，在我左边的空位上坐下，一只手搭在长椅的靠背上，一直盯着我的侧脸，直到我收拾书本准备起身回家。

“你不饿吗？”他一语正中我下怀。我顿了一下，但马上就露出没有听见他说什么的表情，把书本抱在怀里，往回走。

“夜雨同学，你别白费力气了！”他还坐在长椅上，并没有追上来，“你是考不过我的！”

我没有理他，反而加快了脚步。因为只要过了小马路就可以让自己的背影消失在他的视线中了，我想快点避开这个讨厌鬼，现在我就算是被狗追也好过和他对话。

我知道距离期末考试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但我不会轻易认输。自从七岁的那个夜晚起，我就再也不是单纯美好的孩子了，我的心底有恨也有梦想，而阻挠我的人，我会让他们不得好死！

没有人可以把我踩在脚下，我注定是要成为人上人的，因为我不会容许自己再被人欺负，被人嘲笑，被人看不起。



其实，我对七岁之前的记忆并没有什么印象，脑海里留下的画面几乎都是七岁之后的。

那年我的父亲在工地被从高楼上掉下来的钢筋条砸伤了，伤得很重，被送进医院时已经没了呼吸，医生连抢救都没抢救就宣告了他的死亡。

母亲在那之前是下岗职工，除了在家洗衣做饭，什么都不会。父亲去世后，母亲东奔西跑地希望能讨回一些赔偿费，可包工头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母亲一个人独自奔波了近两个月，终于彻底绝望了。

她一无所获，同样，她也一无所有了。



那年我正好刚上小学一年级，什么都不懂的我并没有被告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我只知道母亲天天起早贪黑，比我还要辛苦。后来母亲整个人突然一下子垮了，整日整夜地在家里酗酒，没有人来管我，我饿得不行了就去隔壁阿姨家蹭饭。

直到有一天，我从他们家听到阿姨悄悄地对她的儿子说：“这个妹妹的爸爸死了，妈妈也不管她了，你看多可怜！要是你以后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你就和她一样，没人爱没人疼了。”

这句话把我心里那点小小的自豪和骄傲都浇灭了。我一直将可以把我高高地举过头顶、给我买彩色蜡笔的爸爸当做我的山顶，这座我本以为会不动不移的大山却因这一句话而轰然崩塌。我把手里拿着的面包丢到地上，冲上去对她大喊：“我爸爸会回来的，他没有死，你咒他，你才会不得好死！”

我看见阿姨的脸变得煞白，扬起手就要打我。我没有给她这个机会，对着她家的地板吐了一口口水就跑了出去。我当时并不知道“不得好死”是怎么一个词语，反正我总听妈妈在醉酒后这样说，她说：“你们这些家伙，都不得好死！”于是，我便学会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进过他们家门，我倔犟地认为这样的嗟来之食不吃也罢。现在想想，或许我天生就学不会逆来顺受和卑躬屈膝，要不然，我也不会在漫长的岁月里吃尽苦头却从不低头。

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每天酗酒的时间越来越长，很多时候我都不清楚她是否还活着。而对于父亲的死，我从未承认过。我坚信，父亲会回来的，他会带着彩色蜡笔回来，对我微笑，然后将我高高地举起，用带着胡楂的下巴蹭我光滑而细腻的额头。

我每天早晨会搬起小木板凳，踩着它够到老冰箱上的小存钱罐，里面有一些硬币，是父亲在时放进去的。我还记得他抱着我，让我把手里的硬币放进去，然后很慈爱地对我说：“小雨，这些钱我们攒着，等将来你上大学用，好不好？”

过于幼小的我对大学是怎样的概念并不清楚，只是暗自高兴：这么



多钱将来都是我的。可现在不得不用它们去买早饭和午饭时才发现，原来这些钱对于我来说根本就少得可怜，让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我更加窘迫了。

母亲却不曾想过要结束这样贫困潦倒的日子，她开始因为我们没钱解决温饱问题而喝更多的酒。每天家里弥漫着的浓烈的酒味都让我有种作呕的冲动。我越来越惧怕母亲看我的眼神，我好怕她会突然变成发了疯的恶魔，扑过来撕扯我的身体。

我一直这样担惊受怕地生活着，直到我所始料未及但又隐约已经感觉到的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在这之后，我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它向着另一个方向奔驰而去，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任凭我想回头都无法自持。

那天老师要我们交下学期的学费，我回家放下书包后就一直站在餐桌后面，看着母亲的背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种哽在喉咙无法言喻的感受让我惶恐得想哭。

我一直站在餐桌后的墙角，让身体靠在墙上，好支撑着我，给我说出来的勇气。终于，在屋外已经暮色四合的时候，我鼓足勇气走到母亲面前，战战兢兢地说：“妈，我们明天要交三百六十八块钱的学费。”

母亲像失聪了一般继续喝着酒，没有答理我的意思。我有些着急了，我不敢想象自己今天如果要不来钱，明天将会引起怎样一场风波——老师会询问我不交钱的原因，同学们会嘲笑我身无分文，甚至还会引起校长的注意，我还很有可能会因为没有交学费而被勒令退学。

于是，我鼓起勇气又大声地重复了一遍我刚才说的话。

母亲这才抬头看了我一眼。她双眼通红，不耐烦又恼怒的眼神让我的双腿忍不住发抖。她突然把酒瓶一摔，站起来大声呵斥我：“钱钱钱，你是不是要吃死老娘，你才开心！”

我吓得退后好几步，双手紧紧地揪住衣角，嘴唇上因为紧张而被牙齿咬出的牙印隐隐作痛。母亲吼完我，就晃晃悠悠地往外走，应该还是去买酒。

家里的酒瓶东倒西歪地躺在地板上，走路有时不小心就会碰倒它们，

接着家里就会乒乒乓乓地乱响一气，所以每次我深夜起来找寻可以充饥的东西时总会格外小心，生怕会碰到它们，然后吵醒母亲。

“我们老师要我们交学费。”我狠下心在母亲即将要走出房门的时候冲到她前面拦下了她，昂着头，宛如一只倔犟的猫，瑟瑟发抖却不得不强迫自己竖起全身的毛来战斗。

母亲停下脚步低头瞪着我。我紧张地抿起嘴，把头深深地低下，像个捡金子专业户一样。就在这时，母亲突然抡给我一个耳光，我没有一点心理准备，被扇倒在地。

“你除了会吃饭会要钱，还会干什么！”母亲随手拿起墙角的鸡毛掸子对着我狠狠地抽打。我吓得抱头蜷缩起来，后背被母亲一下一下地抽打着，火辣辣地疼。

母亲越打越起劲，仿佛我成了她此时最好的发泄工具。她边打边骂，我紧咬嘴唇不肯出声，我害怕自己一旦哭出声来就会无法再忍受这样的疼痛。

但在那一刻，我在心底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会离开这里，离开她，离开这样的窘迫和不堪，我会站在所有人的头顶，我会成为一颗璀璨的明星，让所有人来拥戴我。

我这样想着就更加不会让自己出声，后背的疼痛感却在我暗下决定的时候变轻了，或许是火辣辣的感受变得麻木了，所以，就感觉不到疼了。

邻居阿姨这时跑了进来，她拦住了母亲，扶起我，询问我疼不疼。我紧咬嘴唇不哭，推开她跑了出去。我一路小跑，一直跑到可以看到整座城市的大桥上，然后蹲下身来抱住自己，眼泪就在这时决堤了。我像个傻瓜一样蹲在车来车往的大桥边缘上号啕大哭。

我一直哭一直哭，直到远处的灯火全部亮了起来，身边往来的车辆快速地从我身边行驶过去，地面上昨夜的雨水因为飞速转动的轮胎而飞溅，泥巴和雨水的混合物就这样一股脑地扑到了我的身上和脸上。

我用手抹了一把脸，拍了拍还在发抖的腿，站了起来。看着离我只



有一道栏杆的河水，想着我只要跨过去，接着飞速坠落，淹没在河流中，就不会再有这样的痛苦了。

可我最终没有勇气跳下去，我顺着来时的路一步一步慢慢地走了回去。我沮丧地想：或许我就只能这样了，被同学们嘲笑，被校长开除，然后回家被醉酒的母亲揍一顿。

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还只有七岁，对什么事情都还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可她却能下得了如此狠手。想到这些，我竟觉得自己无比恨她。

我恨她每天每夜喝酒，不管我是否饿着肚子，不管我是不是写完了作业，不管我是不是能够自己洗衣服……最重要的是，她居然在我问她要学费的时候狠狠地揍了我，还让邻居跑来看了热闹。这让我在日后以怎样的表情去面对那些嘴碎的大婶们呢？

我越想胸口越闷，越走越快，当我走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又一辆飞速开过的车子把地上的泥水溅了我一身，并且，我单薄的鞋子这次彻底湿透了。于是我把鞋子脱了下来，抱在怀里继续往回走。在路过离学校不远处的工地时，我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在写有“拆”字的墙面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李梅，不得好死！

李梅，我母亲的名字。



夏天是一个浪漫的季节，一切都在肆无忌惮地疯长。

我的头发也开始肆意地疯长，它们乌黑乌黑的，像是夏天树梢上的绿色，突然变得又浓又深，霸占着漫山遍野。

每当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时，都会有种难以倾诉的情愫在暗涌。

早晨我会起得更早，在读了一会儿书之后拿起小镜子，对着它把头发扎起来又放下去，然后学着别的女孩子那样把刘海用小卡子卡起来，露出精神的大眼睛。

距离期末考试只有不到两星期的时候，我们放了一个星期的假，因为七月的中考和高考需要我们腾出教室来供考生使用。我必须把桌洞里的书全部搬回家。我一个人抱着一只大纸箱子，里面满满的全是书，太阳把我烤得浑身冒汗，汗水流进眼睛里，就会刺得眼睛生疼，半天睁不开。

当我走到校门口的时候，看见班里的同学都有父母来接。他们或开车来，或拦了出租车，不肯让自己的孩子受一点累。炎炎烈日下，他们搬着书本满头大汗，而孩子们却坐在车里或站在树阴下，叼着冰棒和朋友嬉笑聊天，丝毫不在意父母们擦着汗水时的辛劳。

这画面又让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坐出租车的时候，那时我认为自己真的幸福极了，可现在却有一种触景伤情、悲由心生的感觉。

我低着头穿过马路，大汗淋漓的样子一定很难看。这时有人叫住了我，我停住脚步回过头，看见一张陌生的面孔。她跑过来往我的纸箱子里放了个信封一样的东西，微红着脸说：“麻烦你帮我把它交给张瑞泽，我上次在公园看见你们一起坐在长椅上聊天。你们的关系应该很好，谢谢你了！”

“我和他不……”我的“熟”字还没有出口，她已经一蹦一跳地跑远了，长长的马尾在空中荡来荡去，白皙的皮肤包裹在公主裙内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淡粉色的蕾丝裙角起伏起伏，像极了童话里的公主。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消失在人群中才继续往家走。不可否认，我的心底正在翻江倒海，一股嫉妒的情绪迅速控制了我的心情，让我变得烦躁无比。

我想起了七年前自己在墙面上写的话：李梅，不得好死！

如果她不酗酒不欠债，我也不会落魄到连公车都舍不得坐，也不会被一个自以为是的转校生嘲讽和蔑视；如果不是她为了省钱让我转来这